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7/PV.24
11 October 1982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七届会议

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二年十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
于纽约总部

主席: 霍拉伊先生 (匈牙利)
后来: 芒德乔先生 (刚果)
(副主席)

- 通过大会第三十七届常会的议程, 分配项目和安排工作: 总务委员会第二次报告〔9〕(续)
- 一般性辩论〔9〕(续)

发言次序:

帕斯·巴尔尼卡先生(洪都拉斯)

萨乌尔先生(也门)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限于发言的原文。 请更正在印发的记录上, 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0号A-3550室)。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8 (续)

通过大会第三十七届常会的议程，分配项目和安排工作：总务委员会第二次报告
(A/37/250/Add. 1)

主席 (英语发言)：总务委员会在其以 A/37/250/Add. 1 号文件印发的第二次报告第一段(a)和(b)两分段中建议把题为《立即停止和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补充项目列入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我可否认为大会核可了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英语发言)：总务委员会报告第二段(a)和(b)两分段建议把题为《加强消除核战争威胁和保证安全发展核能源的努力》的补充项目列入议程，并将它分配给第一委员会。

我可否认为大会也核可了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主席 (英语发言)：大会刚才通过的决定将通知第一委员会主席。

现在我们审议总务委员会报告的第三段。

根据会议委员会的建议，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下列附属机构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举行会议：

(a) 评价秘书处行政、财务和人事部门目前结构的政府专家委员会；

(b)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c)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

我可否认为大会核可了总务委员会的这项建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帕斯·巴尔尼卡先生 (洪都拉斯) (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谨代表洪都拉斯人民和政府由衷地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 这是你受之无愧的。

我还要感谢杰出的前任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大使。在这个特别艰难的一年里, 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时都能够从容应付、坚定果断, 并表现出外交家的机智。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人, 我还非常高兴地祝贺我们的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 在一个致力于联合国崇高理想的秘书处的宝贵合作下, 有力地指导、推动了他受权开展的许多活动。

联合国的创立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希望。联合国为拯救饱受战祸的世界, 确立了必要的和平与合作手段。

虽然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使一些宝贵的主动行动一开始就陷于瘫痪而且多次使我们濒于战争的边缘, 但是, 联合国作为一个公开讨论的论坛, 确实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多年来已取得许多重大的成就, 但是我们现在再次处于这样一个时代, 它要求各会员国自觉地努力加强联合国及其主要机构谋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当代世界, 使我们的心灵备受煎熬。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的无数冲突, 加上最近的冲突以及世界各地国内和国际的紧张局势, 很难使人认为未来更加美好, 更加安全。

除了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外, 我们还看到, 在疯狂的军备竞赛之下, 核武器及其它类型常规武器的破坏力大大增强。*

防止或解决冲突的手段不足、杂乱无章而且见效缓慢; 更糟的是, 有些国家竟然加以漠视, 或因企图掌握控制权而制造障碍, 致使这些手段起不了作用。当我们以十分关切的心情了解这种情况时, 世局似乎显得更加暗淡。

* 副主席芒德乔先生 (刚果) 主持会议。

(洪都拉斯)

目前的国际结构非常脆弱，因此当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威胁时，我们显然必须通情达理，竭力促进、加强防止和解决国际冲突的程序，克尽我们对人类的基本职责。

毫无疑问，这项任务至少须在两个层级上进行：第一，由国际社会的各成员国进行，第二，由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进行。

首先，各个别国家必须表明有实现和平的政治意志，以解决它们的冲突；必须协助确保卷入国际危机局势的邻国或友好国家达成和平解决的办法；必须协助落实各国际机构通过的旨在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各项决议；必须遵守各国际组织的决定。

其次，我们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目前可以利用的实现和平解决的手段，同时也须设法搞出一套富有创造性的、有助于防止和解决冲突的新办法。

我国在大会历届会议上一向强调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是否真正有可能进行有效的谈判和协商，以处理各种对立冲突的国际利益。因而此刻我必须表明，洪都拉斯人民和政府最强烈的支持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他的联合国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关于为了谋求和平而加强联合国作用的大胆倡议。

洪都拉斯祝贺秘书长提出这个适时的报告，并要求全体会员国保证承担起一项光荣的使命，使联合国现有的法律、体制和外交上的手段恢复活力，以彻底实现《旧金山宪章》规定的各项原则和目标。

为了做到言行一致，化思想为行动，尤其自选出了罗伯托·苏亚索·科尔瓦多博士所领导的新的民主制宪政府以来，洪都拉斯已采取大胆步骤，协助实现中美洲和平。这种爱好和平的传统深深扎根于我们的历史和我国人民的心中。洪都拉斯位于我们那个区域的中心，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接壤，两岸濒临大西洋和太平洋。

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的部分年代里，洪都拉斯因受地理位置的不良影响，其

(洪都拉斯)

国土往往变成了解决邻国敌对政治派别间争端或国家间冲突的战场。中美洲的这种政治动乱对许多洪都拉斯人有深刻影响，政治动乱引起的内战造成了痛苦和破坏。所幸我刚才谈到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渡过了这些动乱年代，经验使洪都拉斯民族壮大起来，使我们能够以文明和民主的政治对话取代对抗。

我们经济结构的形成方式有助于避免在我国出现一个拥有大部分国民财富的支配阶级。我们的主要产品为外国利益集团所垄断，特别是在出口方面，这使我国资金日形枯竭。结果，洪都拉斯存在的经济差距并没有在我们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造成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没有少数人垄断的寡头政治集团，也没有欧裔贵族。因此，那些在经济、专业或政治上发迹的人往往出身卑微，但刻苦工作，日复一日，然后学而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反映了这些严峻的状况近来采取的各种行动。人人都知道，受衰退打击最重的国家是象我国一类的、缺乏能源的美洲大陆国家。但是，洪都拉斯已在国内作出很大努力，重新调整经济、充分履行它所有的经济和财政承诺，这使我国的币制得以保持稳定，也使我国作为一个严肃承担其对国际经济共同体责任的国家的形象完整无损。

在社会领域里，我们自豪的是我们有自由、强大、多元化的工会运动。我们的农民组织起来已有二十多年了，各种农民协会和联合会拥有十多万会员。我们还有许多技术人员和手工艺人的专业组织，从事大中小型工业的人的专业组织，以及学生、教师、商人、农业工人、牧牛人等行业的协会。四个政党代表了我国立法制度下各种不同的思潮，各行各业的人都是我们司法制度的成员。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有劳工法保护我们的工人；二十多年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一直有社会保险制度。出版自由不受限制，基本人权受到充分保护。

我这么说的意思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已解决了。远远没有。我只不过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各种各样的利益可以在这个自由的天

(洪都拉斯)

地里并行不悖，以及使我们团结的东西多于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随时进行和平变革、致力于改善其民主制度的社会里。

洪都拉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民族现实，在中美地区独树一帜。尽管卫生、教育、住房、营养等方面的社会服务还有许多缺点，洪都拉斯民族在若干基本领域中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这使我们能够乐观地憧憬未来。

洪都拉斯信奉通过正义实现和平、通过自由实现正义的信念。因此，那些熟悉我国人民的人知道，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洪都拉斯人比任何其他拉丁美洲人更常经由对话来解决自己的争端。我们主张通过选举程序成立政府，相信一切参与管理我们社会事务的政治派别在我们的社会里都会有人支持的。

洪都拉斯民族的这些价值观念在一九八〇年开始的重建民主过程中再次得到肯定。当时要求洪都拉斯人民选举国民制宪会议，结果高达百分之八十四的选民参加了投票。连民主传统最悠久的国家也不能自夸其人民会如此踊跃地参加选举。这样广泛的反映人民的主权，对我国和中美洲的未来无疑是个杰出的榜样。一年后即于一九八一年，洪都拉斯人民更积极地表明他们对自由选举程序的信赖。几乎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员都亲眼看到公民生活中一件新的堪称典范的大事，即建立了现在主宰我国命运的政治和法律制度。

正当我们那个地区发生暴力和社会动乱的悲剧时，洪都拉斯人民根据其主权要求重建一种政治谅解、社会安宁和尊重人类尊严的气氛。我国的局面与该地区其它国家废除个人和公众自由、剥夺人民自决权的局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基于这些原因，洪都拉斯为此成功开创的民主进程无疑重新燃起人们对和平与自由的希望，必定会在我们这个受尽折磨的中美洲产生积极的影响。

(洪都拉斯)

洪都拉斯、它的人民和政府，完全了解国内外威胁和平的各种情况，也完全明白自己在本地区目前局势下应起的作用。我国总统罗伯托·苏亚索·科尔多瓦博士就职时指出，洪都拉斯不想成为本地区及其痛苦、希望和期望的仲裁国，因为这不是它的职能。但是，洪都拉斯热切希望按照它所忠于的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协助实现安定与和谐，协助中美洲成为一个和平共处的地区，那里的人民和领袖将在富有成效的对话的基础上，取得谅解，保持谅解。洪都拉斯总统希望，中美洲成为一个和平地区，不应在战争的叫嚣里和势不两立的对抗中而饱受苦难。

本着这种精神，洪都拉斯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一个简单但很坚实的假定上面：使我们这块大陆上的这个动乱地区的和平国际化。

我们希望在中美洲采取具体措施，减轻紧张局势，阻止暴乱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患。基于这一希望，我们提出一项获得各国和国际广泛支持的和平倡议。

这项倡议包括六点，我国政府认为这六点包含了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审议其它同样有意于谋求该地区和平的国家可能提出的同样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议。洪都拉斯的建议如下：

第一，立即奠定该地区普遍裁军的基础。这意味着不仅要停止造成中美洲以及大陆关系中这么严重的紧张和动荡局势的军备竞赛，而且也要真正削减军事装备和兵员，确使拥有军队的国家把军队保持在仅仅是为了保卫本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维持公共治安所需的水平上，确使它们遵守一切以法治为本的民主社会普遍公认的标准。此外，还应就武器的类型达成协议，在这项普遍裁军计划中确定哪些类型的武器应加以限制或禁止。

第二，同样也要达成协议，客观适当地减少军事及其他方面的外国顾问或任何其他足以造成不安或动乱或破坏任何一国特性的人员。

第三，调查并商立必要的机构，以期通过洪都拉斯将遵从的国际监督监测手段来确保中美地区各国履行自己的承诺和责任。这种监督监测制度将在存在冲突和

(洪都拉斯)

困难局势因而可能影响区域和平，尤其是可能影响港口、机场、边境和战略地区和平的国家里实行。我国愿意毫无保留地开放其领土，接受以实现和维持和平为目的的任何形式的国际监督。

第四，审议并商定最适当的程序和办法，以制止在区域内贩运军火。

第五，充分尊重该地区各国公认的边界和传统的管辖界线，以免由于为陆地或海洋产生新的争端而危及和平。

第六，在这项倡议的基础上，制订一套进行长期多边对话的指导原则，从而促进内部政治谅解，实现多元化的民主制度，确保公众自由和各国人民自由反映自己意志的权利得到尊重。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军备竞赛对各国的未来和人类本身的生存是一种内在的威胁。因此，我们认为，作战装备的过度开支应该用来同贫困和苦难作斗争，增进人民的福利，提供技术和科学援助，克服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况，协助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从而缓和使当代的灾难性问题加剧的紧张局势。

这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争取实现国内和国际和平的斗争。但是，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现正威胁我们安全的邻国其内部冲突造成的某些问题使我们深受其害。洪都拉斯正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其中有迹象表明外部分子曾直接参与其事。恐怖主义破坏基本人权，企图整个取消我们正在建设的民主进程。我国人民谴责了最近的恐怖暴行，坚决反对以暴力作为政治行动的手段，因为它的唯一目的是要破坏社会安宁，危害人类尊严。

洪都拉斯人民希望平平安安地生活、工作，平平安安地进行建设、变革。他们知道和平的道路，由于我们今天生活在民主国家里，将加速实现和平。

洪都拉斯政府希望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能够通过多边法律文书并使之日趋完善，以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反对并制裁这种可怕的祸害，这种祸害伤害文明民族的良心以及努力争取在和平共处、谅解和团结的基础上建设更加美好未来的各国

(洪都拉斯)

人民的良心。

洪都拉斯要竭尽全力，巩固政治民主，充实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希望建立也需要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稳定和谐的气氛，以便致力于克服我国目前的经济危机，同时进行和平变革伸张社会正义。

我们要把我们有限的物质资源用于同贫困作斗争，增进我国人民的福利，而不是用于进行毁灭性的军备竞赛。我们不要以武装实现的中美洲和平，也不要以拥有尖端毁灭性武器建立的均势。

洪都拉斯对愿意共同进行这种努力争取正义与自由的和平的国家，表示欢迎。

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一起努力搞出一套办法，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中美洲的冲突。今年十月四日，中美和加勒比海几个国家在圣何塞举行外长会议，审议真正有效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方法。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议题是成立一个促进和平与民主的言论机构，负责执行根据该区域各国间的协议制定的和平倡议。

几个民主国家的这次会议发现必须协助建立该区域的和平，必须在该区域各国协助建立并巩固一套全面的体制，并在和平、安全、民主和发展的基础上，斟酌制订一套在各领域内进行区域内合作和国际合作的计划。

这种新的积极努力是依照洪都拉斯的和平建议进行的，因为长期的多边对话是实现适当持久解决的基本条件。

我们希望尼加拉瓜政府支持这项新倡议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原则，因为我们认为，沿着民主、多元化和不结盟道路建立和指导其革命进程的尼加拉瓜，对中美洲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

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今天要我在不妨碍其他正在进行的倡议行动的情况下，在联合国总部会晤尼加拉瓜外交部长（我们两人都正出席联合国大会）。我接受了秘书长兄弟般的邀请，以便在这个我们为寻求和平、正义、合作与自由而聚会的大厅里，再次十分清楚地表明，洪都拉斯政府始终不渝地

(洪都拉斯)

希望进行对话，就影响中美洲地区的问题，全面交换意见。

我曾试图简要地说明洪都拉斯的情况以及它对中美洲和平事业的贡献。国际社会将根据我们的行动来判断我们。在谈到一般性辩论中的其它事项前，我只想尽我国政府所能，全力重申，我们将继续依照不干涉、尊重各国人民自决权、各国领土完整、尤其是我们对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尊重等项原则行事。我只是在强调洪都拉斯总统罗伯托·苏亚索·科尔多瓦先生阁下的话，他最近同墨西哥和委内瑞拉两国总统晤谈申明：

“洪都拉斯人民绝不对我们任一邻国诉诸侵略或威胁，因为我们坚信国与国之间的任何争端都能和平解决。”

我国政府相信，中美洲各国都会赞成这一原则，相信自由民主的中美洲，如果不要争王称霸，不搞与我们的精神、命运、和历史格格不入的危险的意识形态对抗，那么其所作的努力必定会结成和平的硕果。

我们要对大会议程上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发表我们的客观看法，基于这些看法，我们参加了推动联合国的合作工作。

我国将继续对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集团作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曾在各种场合两度主持七十七国集团的工作。同样，洪都拉斯也将作为观察员出席不结盟运动会，因为它知道，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这两个集团都依照发展中世界日益强烈的愿望，赞同正义的原则。

今年东西两大政治和军事集团间互不信任和潜在敌意的气氛使国际局势蒙上阴影。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成就有限，这雄辩地说明了目前似在左右超级大国的真正意图何在。

《联合国宪章》揭示的国际法原则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继续受到忽视，沦为赤裸裸的强权政治的工具。安全理事会在严重冲突期间，由于完全不能就其份内本应寻求的目标和应采取的行动取得一致意见而陷于瘫痪。

这种紧张气氛加上成效不卓使解决安全理事会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益形复杂化，从而使现存的冲突延续下去，无法避免出现新的危机和国际对峙局面。

在中东，冲突加剧了。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亲眼看到以色列大军开进黎巴嫩领土，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军队激战，占领了黎巴嫩部分领土，围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几个星期，弄得满目疮痍，生灵涂炭。

屠杀难民使这种惨剧更加惨不忍睹，这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深深触动了洪都拉斯人民。我国政府珍视对人的尊重的价值，极其强烈地谴责这种惨绝人寰的浩劫。

洪都拉斯政府坚决谴责使用武力解决国际冲突，同样坚决地反对进而可以靠占领攫取领土的谬论。

同样，我国政府认为应该认真进行全面的谈判，争取国际社会公开坚决的支持来实现巴勒斯坦人民拥有自己家园的合法权利。

洪都拉斯一向支持以色列享有生存权以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与邻国和睦相处的权利，同时，巴勒斯坦人民也可以而且必须享有自决权和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

在南部非洲，五年前西方国家制订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加以补充的纳米比亚计划曾唤起希望，但是现在，这种希望几乎已完全幻灭，造成了一种可能导致新的侵略行为的危险气氛。我们认为，除了在纳米比亚尽早实现自由选举外，别无其他办法，因此我们赞成重新举行谈判，以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我们前面谈到的世界问题不能掩盖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冲突基本上是在区域范围内形成发展的。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文字和精神，首先应该由每个区域的成员国以及它们设立的区域性机构，以高度的责任感来解决冲突。

非殖民化进程，由于具有全球性而必须符合历史和地理特点。因此，在我们美洲大陆，各国人民近来深感存在着一个既是殖民地又是区域性的问题。我们指的是今年四、五月间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殖民局势以及阿根廷共和国和大不列颠及北

(洪都拉斯)

爱尔兰联合王国之间的严重危机和武装对峙问题。

洪都拉斯承认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权利，支持它的权利要求。洪都拉斯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每一个冲突都能通过谈判解决，因此我们反对在任何国际冲突中使用武力。洪都拉斯希望双方迅速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将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交给阿根廷。

我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从事物质和精神建设，并通过基于正义、自由与民族和睦的健全机构发扬洪都拉斯的民族特征。

在对外事务方面，我们也团结一致。坚持和平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狂想，也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怀有善意、宽宏大量的人懂得如何实现和平。领导人如果忘却他们最高的使命是尊重被统治者的尊严，实行和睦共处之道，从而确实谋求人民福利，就必定会实行暴政，而暴政是注定要覆灭的。历史的教训很多，洪都拉斯汲取了这些教训，我们决定走一条令人鼓舞的民主与和平的金光大道。

萨乌尔先生（也门）（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利用这个机会代表我个人和也门代表团热烈祝贺伊姆雷·霍拉伊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主席。我们向他表示我们对他荣任要职深感喜悦。主席职务繁重，责任艰巨，我们祝愿他的工作一切顺利。我们相信，由于他学有专长，是公认的老练的政治家，本届大会的工作定能取得成就。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同主席合作，以便他能够执行重大的职责，使本届会议能完成世界目前这个关键时期所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此我们谨通过你向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正式表示，他非常值得我们感谢和赞扬。他以卓越非凡的方式处理第三十六届会议的事务，既客观又有效率。我们祝愿他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我国代表团还希望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自从不久前担任本组织的首脑以来，他在短时期内已作出了有建设性的努力，并完成了值得称赞的工作。他执行其敏感任务所涉职责的方式也是值得赞扬的。

(也门)

我还愿向派代表参加本届庄严会议的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转达也门人民的问候。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之所以建立，是由于世界人民有强烈的愿望和决心，要避免将来发生世界战争的灾难。这种决心反映了一种真诚和坚强的信念，即：有必要在全世界建立和平与安全，为此目的，我们应当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暴力、侵略、军事威胁、霸权、干涉和殖民主义。因此，在所有人民的心目中，联合国是与崇高的理想和至高无上的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联合国是考验争取和平与高于一切的正义的所有真诚努力的场所，也是力求各国谅解团结，消除分裂和战争的出发点。

基于这一原因，也门多次重申信守和坚持《联合国宪章》中的各项原则及本组织各方面的崇高目标，因为这是在各国之间建立正常与和平关系的适当方式，也是取得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靠保证。为此各会员国都应支持本组织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实地执行它的决议。我们应当共同作出努力，以便在不分国家大小及其地位、军事力量或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如何的情况下，确保各国的主权、平等和独立的基本原则。

也门阿拉伯共和国还支持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和种族主义统治的各国人民行使自决和取得全面实际独立的权利，以及他们为实现我们都追求的崇高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同时，我们重申我们坚信有必要确保各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及其内政不受干涉。我们还重申各国的自决权，首先是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实行自决、返回自己家园并在自己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为维护国际团结、支持解放事业并保障各国福利和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但是，我们还希望能取得更大的成绩，因为本组织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联合国可以加倍努力，以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巴勒斯坦、黎巴嫩和纳米比亚人民得到他们渴望的公正待遇，并通过制定确保本组织决议得到尊重和执行的准则和保障制度，为全世界人民谋求最大的福利。

(也门)

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赞成秘书长对第三十七届大会所作报告的全部内容。他在报告中谈到了本组织的工作，以及如何提高效率并克服妨碍本组织工作的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一项挑战。如果我们所有的会员国都希望本组织能成为加强我们都十分渴望的和平与正义的真正工具，我们就应共同迎接这项挑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重申，也门坚信应尊重人权和人的尊严，并应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也门呼吁各国和各国人民继续进行对话，以建立永久性的相互谅解。也门要求反抗一切形式的控制别国的行为，不管是谁指手划脚，我国也力求扩大兄弟友好国家间的合作范围。使也门比以往更觉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历尽艰辛后认识到的这些原则并没有在国际关系中得取有效实施，这使我们对前途深感悲观和忧虑。

不需追溯很长的历史便可证实这种看法。只要回顾一下大会上届常会以来的国际局势便能说明问题。许多国际冲突都恶化了。它们变得更为复杂和严重。第三十六届会议和以前历届会议提出的许多问题都未得到解决。它们变得更为复杂，短期内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也变得更为渺茫。

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利和遭受迫害的人们，以及渴望正义和自由，并希望得到国际社会支持的人们，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对于无家可归、受伤、残废和被杀害的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我们又能作何交待呢？他们求助于这个国际组织和世界良知，因为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在自己的家园和难民营中成为侵略行为的受害者。

难道我们应告诉他们：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理会曾不只一次召开会议，以审议以色列侵略黎巴嫩的严重罪行，但是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每次都利用否决权阻挠旨在制止在黎巴嫩屠杀男女老幼的努力，并阻挠根据《宪章》对以色列实行制裁的努力？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还有什么责任可言？相当一段时期以来，黎巴嫩一直指控以色列破坏停战协定，不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侵略，侵犯该国的独立和国家主权，并支持对抗黎巴嫩当局的反叛努力。

(也门)

目前我们面临黎巴嫩遭受陆、海、空野蛮侵略后的新形势。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的城镇和乡村受到了破坏。住房连人带屋被推倒，国际禁止使用的最精密的毁灭性武器也都用上了。尽管如此，以色列目前仍在那里进行占领、掠夺、屠杀和破坏，逍遥法外，确信肯定会得到美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本无法继续它的侵略行动。令人震惊和反感的是美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没有及早运用它们的影响力，到如今还没有强迫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制止流血事件，禁止以色列每天在黎巴嫩领土上进行屠杀。以色列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了最大和最严重的威胁。令人感到可怕的是，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竟然还宣称要维护国际和平，这种显然自相矛盾的说法实际上暴露了美国所起的作用。它支持以色列侵略黎巴嫩，它的外交活动重点是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赶出黎巴嫩，同时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自决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

我们不理解美国如何能使它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义务同他与以色列国的战略合作关系协调起来。当前以色列已成为在中东地区谋求扩张和霸权的最有威胁性的区域军事大国。我们认为，这种合作与同盟关系鼓励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并对旨在公正解决中东冲突的各种努力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听到的谴责之词已经太多了，这种谴责不能使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民重新得到他们的权利，也不能使被美国战争机器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杀害的无辜儿童重新获得生命。那些本能影响事态发展的国家，特别是预先知道黎巴嫩将会发生什么事并能阻止这种事件发生的国家，由它们表示谴责是令人无法接受的。犹太复国主义新的傲慢态度和以色列恐怖主义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不受国际决议、抗议和谴责的影响。面对这种无视所有准则和传统的傲慢行为，我们坚信以色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证明它不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本组织是由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组成的，在这里它不应该有发言权。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都应采取反对以色列的具体措施，根据它所犯的罪行及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对它进行惩罚，并迫使它

(也门)

执行安理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这些决议涉及到巴勒斯坦人民实行自决和在自己土地上建立国家的神圣权利，以及立即从黎巴嫩和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军的问题。应迫使以色列赔偿它造成的损失，并应对新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首领提出起诉他们所进行的毫无人性的野蛮屠杀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残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以色列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最恶劣的新法西斯主义代表。

以色列认为，毁灭黎巴嫩可使巴勒斯坦势力及黎巴嫩民族运动不复存在，并能消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就可以建立它所寻求的安全与稳定。为此以色列不时使用武力，发动战争，千方百计扩大其侵略扩张行为及殖民点。这种病态的观念促使以色列多次对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1948年爆发了第一次战争，1956、1967和1973年相继发生战争。最近一次是1982年对黎巴嫩军事入侵。在逐步占领了全部巴勒斯坦领土之后，以色列在每次战争都从其阿拉伯邻国夺取一块领土。尽管如此，以色列仍未取得符合其军事观点的安全与稳定。它将不会如愿以偿，事实将与它的愿望相反。

自建国以来，以色列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现在以色列及其支邦和盟国，特别是美国应当认识到，只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包括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实行自决并在自己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才能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如果不承认这种权利，和平与安全便无法实现。以色列的想法是建立在扩张和侵略的错误观念的基础上的。

如果美国希望对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危机作出积极有益的贡献，它就必须好好想一想其偏袒以色列的不公正立场。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应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强迫以色列执行大会与安理会的决议。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处于崩溃的边缘，因为以色列胡作非为，完全无视本国际组织，包括蔑视联合国的决议，不管是涉及归还1967年侵略后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决议，还是涉及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权利的决议，它都一概不予置理。

(也门)

主张公正、正义与和平的国家都支持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历史权利。支持以色列的国家通过支持以色列与新的以色列法西斯主义共同进退。为了在中东建立和平、爱好和平的各国都应努力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制止以色列的傲慢行径和继续无视国际决议的行为，强迫以色列最终撤出1967年侵略后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停止在西岸和加沙地带推行犹太化措施；承认巴解组织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使巴解组织参加用和平手段在世界这一敏感地区维持和平的努力，因为巴解组织是这场长期冲突中的主要一方。这场冲突造成了大量的悲剧，和大量的受害者，因此它已不再只是一场军事和政治冲突，而是使人类良知时刻受到折磨的问题。以色列屠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阿拉伯人，使人类良心没有一天不感到痛苦。

今天大家要求国际社会对正在领导以色列的战争罪犯和新纳粹分子进行具有威慢力的制裁。这些新纳粹分子肆意对阿拉伯人民使用最为凶残的破坏手段和在国际上被禁止的武器。为了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所面临的新形势。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有了保护和利用它的国家，这在当代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事。然而，这个国家竟是本国际组织的会员国。与此同时，它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一心血来潮就随时随地进行侵略、屠杀和压迫。

不难想象这种状况会对该地区，甚至全世界今后的和平与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使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坚持向该政权提供军事和政治援助，助长其恐怖主义，继续在国际机构中支持该政权。每当国际社会试图对以色列的毫无道理、难以置信的傲慢行径和罪恶行为，特别是在贝鲁特残酷杀害巴勒斯坦妇女、儿童和老人的行为实施具体制裁的时候，美国便通过在安理会滥用否决权来为以色列的侵略立场提供政治支持。

那些本能阻止这场侵略战争并使以色列不至进入贝鲁特或巴勒斯坦难民营的人，在人类面前，应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发生的不人道的罪恶屠杀负责。美国不能推卸它对这种违反人类道德和尊严的种族灭绝罪行所应付的责任。因为它保证负责推动谈判，监督巴勒斯坦战士撤离贝鲁特，并为留下的人提供一切必要的政治保障。但事实证明，牵涉到以色列，美国的政策和道德观就完全不再起任何作用。这是所有的人都应注意到的事实。

我们对这种情况深表遗憾。在看到美国最近在贝鲁特所作的外交表演后，我们对美国是否有诚意在本地区发挥作用表示怀疑。我们要求本组织采取坚决反对以色列纳粹主义的立场。目前这种纳粹主义是对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主要威胁。发生贝鲁特屠杀事件时，国际社会吓呆了。我们相信，人类必须对犯有这一罪行的罪犯和凶手提出国际起诉，以阻止嗜血成性和不久还会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的以色列人再次进行这种野蛮屠杀。昨天在德尔亚辛和德尔卡西姆进行屠杀的人今天又在贝鲁特西区进行野蛮的屠杀。除非国际社会赶快承担起它的全部责任，否则巴勒斯坦人民、黎巴嫩人民及整个地区的人民将遭受无法逃避的灾难。

我国已多次表示，我国十分忧虑地注意到该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和强盗行为，以及以色列对被占领土的阿拉伯人所进行的压迫、镇压和折磨。该地区的阿拉伯人被迫接受不正当的统治和不人道的法律。他们的领土被占领。在通过强制手段和侵略行动霸占的阿拉伯邻国的土地上，以色列正在建立居民点。我国代表团要求所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行为，并呼吁对以色列实行政治和经济方面一切可能的严厉制裁，以迫使以色列按照国际社会的意志行事撤出它占领的领土，并收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

我们十分重视本届会议的工作。我们要求会议承担起它的责任，努力谋求和平、重新点燃已经暗淡的希望，并使所有感到失望的人重新恢复信心。使人们灰心丧气的原因是，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多次发动侵略，杀害、折磨和压迫南非大多数人民，并对纳米比亚和爱好和平的前线国家人民不断发动侵略，而没有受惩罚。

(也门)

目前，由于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两个种族主义实体相互勾结，产生了空前残酷的屠杀、压迫、折磨和种族隔离。近几年来，这两个实体开始交流有关核研究和核武器生产方面的资料，其目的在于实行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

我国坚定不移和无条件地支持世界解放运动，特别是巴解组织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人民将他们对和平与独立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联合国的努力之上。我们重申，除非联合国继续进行这种努力，否则纳米比亚问题便永远不能解决，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便永远不会结束。我们相信，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实际基础。由于南非蔑视和拒不执行有关终止其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联合国决议，这个问题日形复杂，产生了更多的枝节问题。

本组织，老实说整个世界都对南非进行了谴责。核政权凭借武力对黑人大多数推行可耻的种族主义政策，残酷地折磨、迫害和放逐南非的黑人。比勒陀利亚政权犯了这些罪行，还自鸣得意，并同它的犹太复国主义死党竞相寻求进行压迫、侮辱和建立殖民点的新方法。

必须使纳米比亚问题摆脱目前的僵局，特别是由于联合国已召开了全面讨论纳米比亚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应使纳米比亚问题不再成为非洲紧张局势和纠纷的根源，并不再继续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

目前世界上存在着经济方面的不平衡现象。在这个世界上，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由于不平等而造成的这种严重差距日益扩大，因此目前比以往更迫切需要大家显示出责任感和热情来，以便建立起以正义和平等为基础的新经济制度，及新的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但光有热情还不行，还必须体现出坚强的政治意志，以纠正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并重新分配财富，使之不为某些国家所垄断。我们必须时刻不忘所有各方面的利益。

世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如：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保护主义倾向日

(也门)

趋严重；汇率浮动；食品、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利率猛涨。这使得世界贸易条件恶化，并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出现巨额赤字。

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逐年增长，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日趋缓慢。它们单独为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付出代价，并牺牲了自己的发展事业。因此大会有必要更为重视这个问题，并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纠正国际经济关系上的不平衡现象，以便在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方面取得更大进展，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

第三世界人民不能永远限于提供和出口原料，并为制成品提供市场。这些国家继续保持经济上的软弱地位和无力偿付欠其它国家的债务的状况是不利于国际社会的利益的。因此有必要使这些国家不断取得发展和进步。但现代化和发展的进程又与科学技术和国际社会中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科技知识的方式有关。这种转让的目的在于促进后者的科研能力和行政及技术专门知识。如果我们确实希望避免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危机和恶化，我们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如果发达国家保证大胆进行货币改革，修改目前的经济政策，增加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投资，以便减轻这些国家人民的痛苦和贫困状况，使受到困扰的世界经济重新取得一定的平衡和协调，我们就能够使全人类都得到繁荣和幸福。毫无疑问，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促进附属于本组织的世界财政专门机构将直接有利于促进人类福利。

相互尊重，各国互不干涉内政，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各国可自由根据其本国的政治选择决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这一切是合作、和平与建设性共处的有力保障，也是促进国际缓和政策的适当途径。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的政策基础是尊重国家主权，根据平等的原则同其它国家分享利益和经济收益，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执行霸权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同时坚决反对签订军事条约、建立军事基地和设施。也门十分忧虑地注意到东西方集团

(也门)

之间正在出现的紧张局势和冷战迹象、并注意到一些国家正在酝酿侵略，这种作法不仅危害世界各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其它有害影响。

由于存在着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干涉它国内政、不断进行可怕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领域中的军备竞赛等现象，目前国际关系恶化的迹象日益明显。这种状况构成了对人类的威胁，并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各国都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改善国际关系、促进缓和政策及和平共处，加强国际法治，并想方设法使裁军构想成为保障人类安全和幸福的具体事实。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应重新进行限制核武器方面的谈判，并应消除妨碍进行这种谈判的各种障碍。彻底裁军和停止核军备竞赛成为了各国人民最基本的两项要求。他们希望疯狂研制毁灭性武器的竞赛早日停止，使人类对生存和未来能有一种安全感，并使制造、购买和储存武器所耗用的人力和财力能转用于解决世界许多国家人民正在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转用于满足各国男女老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是听取各种意见和构想的机会。这些意见和想法应成为今后谈判的基础。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重要和崇高的目标。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在世界各地促进和平，因为对于各国人民来说，和平比一切都更为宝贵和重要。但是我们失望和痛苦地看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爱和谅解已被仇恨和战争所取代。目前在世界某些地区，如阿拉伯湾、非洲之角和佛克兰群岛，友爱和谅解已不复存在。

仲裁、调解、和平解决与外交解决远胜过诉诸武力。在多数情况下，诉诸武力往往造成僵局。在人民之间制造长期仇恨，妨碍各国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共处。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战争已持续了两年多之久。尽管两国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并相互为邻，又尽管不结盟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会议，以及联合国也都作出了调解努力，但战争仍在继续进行。目前伊拉克已对调解努力作出了反应，并已将该国部队撤至边境以内。这本应可以结束战争，但伊朗仍利用某种借口继续进行战争，

(也门)

使两个穆斯林邻国之间的冲突不能及时得到和平解决。

我们呼吁伊朗利用这个机会对和平建议作出反应，停止对伊拉克领土的侵略，并且不要放弃同它的穆斯林邻国取得和解的希望。

我们吁请本组织加倍努力，以制止这种破坏性的敌对行动。我们还吁请不结盟运动和伊斯兰国家会议所设立的两个调解委员会继续进行斡旋，力求停止战争并恢复公理，使和平能再次出现在伊拉克和伊朗的土地上。

我国坚信邻国之间应进行合作，同时十分关心维持相邻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我国对非洲之角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深感不安，并呼吁通过谈判与和平手段解决该地区各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和历史政治问题，以维护这些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们还呼吁防止外国利用援助或支持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借口，干涉该地区各国的内政。

我国反对外国在印度洋或阿拉伯湾保持军事力量或军事基地。也门重申维护海湾和阿拉伯半岛的安全是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并呼吁支持使印度洋、阿拉伯海和红海成为既无舰队又无军事基地的地区这种构想。我国支持印度洋委员会所作的努力，并认为有必要根据大会上届会议通过的决议，于一九八三年召开印度洋会议。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这一敏感地区的紧张局势迹象能彻底消失。让紧张局势和冲突的策源地日益增加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阿富汗问题，我们重申阿富汗人民有权实行自决，并免受任何形式和来自任何方面的外来干涉。我们相信，根据联合国决议和平解决该项冲突的时机早已成熟。

在朝鲜问题上，我们坚信有必要结束半岛两部分之间的冲突，并在民主的基础上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外国军事力量应撤出该地区及其周围海域，以便为朝鲜统一提供有利的客观条件。

关于塞浦路斯冲突，我国坚信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应通过协商取得一项解决办法，以便在能够保障所有塞浦路斯人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民主基

(也门)

础上使该岛获得重新统一。本组织应履行其维持和平的职责，执行大会和安理会的一切有关决议，将这些决议作为解决塞浦路斯冲突的基础，以便结束该岛目前的不正常状态。

确保我国不受国际两极分化趋势和超级大国争夺的影响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我国坚决执行不结盟和绝对中立的原则。我们对自己是伊斯兰国家会议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感到光荣。我们认为，联合国与上述机构之间的继续合作无疑是执行多项社会经济计划的关键因素，这种合作将有助于解决许多国际政治问题。我们还认为，应当集中一切努力发展我们的国家，并提高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使我国能以适当的方式赶上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速度。

这是以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总统为首的我国政治领导人所关心的问题。萨利赫总统认为，在争取进步与尊严的事业中，重新统一南北也门是极端重要的。为了使也门南北两个部分在民主基础上重新得到统一，已在社会进步和经济福利领域取得了许多成绩。目前已到了这样的阶段，也门南北两部分的总统已在举行定期会议，以商讨在各级进行合并与重新统一的方案。

自革命以来，我们尽一切可能作出认真不懈的努力，以便促进也门公民的福利，为建立民主、正义和政治自由提供适当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制订具有建设性的高水准目标。我国迫切希望确保有利于这项目标的所有计划能获得成功。尽管革命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但也门至今已能满足所有公民的基本需要，并建立起我们视为生产基石的主要基础结构。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继续前进，并为重建、发展和与世界所有国家进行有成效的合作而进行努力。这种合作的基础应是平等、睦邻、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它国内政、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以便使每个人都能享受和平与安全，并使我们在有利于促进全人类幸福的真诚气氛中相互帮助。

最后，我谨向主席表示感谢。我们欣赏并赞扬他为促进国际和平、正义与自由所作的一切真诚努力。

拉贝塔菲卡先生（马达加斯加）（法语发言）：大家一致选举伊姆雷·霍拉伊先生担任大会主席，这是对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表示的一种敬意。马达加斯加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都有争取社会进步的共同愿望，我们很高兴同匈牙利以此为基础保持着友好关系。如果我能以过去同事的身分发言的话，我还得说我们认为，他的当选是大家对他个人的品德才干的承认，是对他为联合国的审议和工作不断作出贡献的承认。

我们要对前任主席伊斯马特·基塔尼先生表示兄弟般的感谢，感谢他模范地负责地执行了他的使命。

我们还应该再次表示马达加斯加政府对秘书长的信任，并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同他充分合作。

上届会议分析国际形势时，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着重谈了三点：《宪章》所载集体安全体系特殊情况下的失败；国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不安全；需要采取多边办法评价和解决国际问题。

这种分析今天仍然有效，特别是现在我们为此痛苦沮丧地看到，尽管开了一次又一次会议，举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协商，我们仍然不能摆脱世界政治经济危机。实际冲突和冲突的可能性都在不断增加；选定优先项目时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一条规则——混乱的规则；面对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再次抬头了，我们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摆脱危机呢？

我们中间最乐观的人都会说，我们已试用了一切办法，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只能满足于时不时危机有短暂的和缓。我们很想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希望重新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的基础观念已被抛弃。缓和怎么样了？和平共处呢？它过了时吗？各国人民和各国独立发展的权利呢？我们对国际团结是否还负有义务？我们七十年的热情再也没有了，我们看到设想和管理一个与三十七年前显然不同的世界所必需的集体责任心遭到了腐蚀。

(马达加斯加)

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参加起草《宪章》，我们承认《宪章》有局限性，甚至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既已加入联合国，我们仍然决心尽可能忠于《宪章》的规定。我们在这方面过去是理想主义者，因为譬如说我们认为只要执行《宪章》，我们就能从世界上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种族隔离仍是我们关心的中心问题。这是一种最不人道，最为倒行逆施的政策。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不仅有害于南非非白人民族的尊严和幸福，而且有害于整个非洲大陆的政治生活，这种制度继续存在，我们便不可能讨论什么短期或长期的真正稳定与和平。

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必定要使用武力，因为任何种族都不会甘心情愿受另一个种族的统治和剥削。为了继续掌握政权，南非政权就必须保证它的受害者不再受到非洲独立国家树立的榜样的鼓舞。它就必须破坏和摧毁南非解放运动——特别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南非境外享有的或可能享有的广泛的声援。因此，比勒陀利亚当局毫不掩饰其反非洲人的本性，增加对远近邻国——特别是东部和南部非洲邻国的侵略、干涉和扰乱。

姐妹的塞舌尔共和国的经济要有一段长时间才能从1981年11月25日雇佣军的侵略中恢复过来，要有一段长时间才能恢复实行其政策和发展所必要的安全。我们应该使我们设立的特别基金发挥作用，以此促进塞舌尔的发展。

种族主义政权派遣它训练、资助、领导和指挥的雇佣军与匪徒与莫桑比克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对。

安哥拉1975年独立之后受到过几次侵略，部分领土被南非部队占领了一年多，领空不断受到侵犯，平民和民用设施不断遭到轰炸和空降部队的随意袭击。

《宪章》有此规定吗？这是可以忍受的吗？答案只有一个：不可以。我们非洲人肉体上和尊严上都受到种族隔离制度的迫害和这种政策带来的敲榨勒索，但我们要求对比勒陀利亚进行制裁或者要求履行并加强安全理事会宣布的武器禁运时，我们所得到的却有不愿采取行动和加以否决。

(马达加斯加)

南非仍然认为纳米比亚是它的一个省份。在那里，比勒陀利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不公平—动乱—镇压这一恶性循环，因为它并没有自动抛弃不断遭到大家谴责的政策。相反，种族主义政权继续依靠武力镇压或者至少是阻挠反对它的人们渴求解放的愿望，并且继续维持期非法占领该领土的现状。

令人遗憾的是，某些集团闭眼不看这些事实，拒不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的唯一代表，继续把它看作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战士大批地遭到肉体消灭无动于衷。正是这些集团最热衷于鼓吹需要加强对种族主义政权的信心，保证它的安全，就好象侵犯别人的权利、对别国非法占领还需要什么安慰或巩固似的。

最近这些集团竟然超过了南非的请求，重新把应安哥拉政府请求驻扎在安哥拉的古巴国际主义部队的撤退作为条件，同纳米比亚的独立联系在一起。暂且抛开这么做是对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内政的公然干与不说，提出这种联系真让人目瞪口呆。看来它们忘了，是南非侵略安哥拉，而不是反过来。但现在却成了南非需要保护，免受安哥拉和古巴联合部队的伤害。不是派国际主义部队——有何不可呢——或多国部队保护安哥拉，而是要原来已在那里的部队离去。

为此，我们支持前线国家1982年9月4日在卢萨卡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公报提出的条件。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第386(1976)和第435(1978)号决议是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唯一有效基础，也就是说我们支持不结盟国家的立场，认为联合国对解决这个问题负有主要责任，以期近速实现该领土的独立。如果纳米比亚的独立再次推延的话，联合国应不计一切后果地承担起责任，宣布纳米比亚独立，这样做，特别是对南非可能产生一些后果，但是我们对南非在此事中的权利提出质疑；对会员国可能产生一些后果，但是各会员国不能问心无愧地抛弃纳米比亚人，让他们任凭命运摆布；对联合国本身可能产生一些后果，但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之一毕竟是民族解放。

(马达加斯加)

我们希望看到非洲国家在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政治解放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致性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得到肯定的反映。我们认为，接收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为非洲统一组织的第五十一个成员国是不可扭转的，因为它是撒哈拉人民结束我们仍在谴责的摩洛哥占领、争取完全独立、主权和不可剥夺民族权利的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去年在内罗毕就如何才能行使这些权利的问题一致通过了一个纲领，对于需要冲突双方停火谈判并没有出现不同意见，我们认为冲突双方只可能是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

非洲统一组织所经历的危机并非始于接收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参加非统组织之日，但是显然解决危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就西撒哈拉问题开始谈判并获得成功。如果说这件事中有错误的话，错误不在于存在不同的意见，而是因为有人认为可以在任何条件下以任何代价取得统一。非洲各国克服这个危机的决心一如继往地坚定，即使是单为了挫败指望从非洲暂时分歧中渔利的人，我们也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加强我们的原则和信念。

在中东，有人在暗示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侵略以在政治上失败告终，想利用这种说法来减轻我们的忧虑。以色列本身好象也发生了些变化，好象出现了一种类似良心上的不安，而以前以色列人的良心一直惯于接受政府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同时，犹太复国主义政权最狂热的维护者中出现了一些人抱怨被贝京和沙龙引入了歧途，现在认识到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危险和以比较客观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以色列罪行的益处。

虽然这些反应是有益的，但却来得相当晚。我们不能忘记，为了引起公众舆论中的这些小小的变化，巴勒斯坦人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现在只有以色列自己还在反对，它是唯一反对联合国计划，接着又反对法赫德计划、里根计划、勃列日涅夫计划和非斯计划的国家。

(马达加斯加)

以色列虽然处于孤立境地，失道寡助，但是事实上不管怎么不对，它却享有实力地位，使它能够否决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它仍然得到保证获得武器、军火和军用硬件的供应。它占领着耶路撒冷、黎巴嫩和戈兰高地，严格控制着西岸和加沙地带。移居点建立得很稳固，看来没有受到威胁。以色列继续使用不可想象的恐怖手段，包括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消灭巴勒斯坦的抵抗。

关于这一点，我国总统在9月20日给秘书长的电文里写道：

“……从今以后，‘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个词，在我们脑中引起的联想不是奥拉多尔而是贝鲁特……到了二十世纪末叶，贝京和沙龙的刽子手所干的最终解决，使大屠杀、集中营和达豪与布痕瓦尔德的系统屠宰为之失色。

今天，在贝鲁特西城的灭绝种族大屠杀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向世界宣告说，口诛笔伐和联合国的决议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谨请你：

一、要求所有的大国下令对贝京的极端法西斯主义以色列实行经济、商业、外交、军事抵制；特别是那些在马尔维纳群岛事件曾对阿根廷禁运的各大国应立即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军火、石油。

二、考虑是否可以按照纽伦堡的先例组织国际审判庭，审判以色列法西斯战犯及其黎巴嫩从犯。

三、要求以色列部队立即无条件撤出黎巴嫩。

现在应该是对世界上这一爆炸性地区的历史、地理、疆界重新想一想的最好时机，并给巴勒斯坦被牺牲的人民一个自己的国家、家园、祖国。

如果不紧急采取切实、果断的行动，我们将非常忧虑，全世界的和平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威胁。” (A/37/465，第二页)

(马达加斯加)

在世界的另一角，两个和我国一样同是不结盟运动的国家的冲突令人遗憾地延续了两年多，我们最热切地希望伊朗和伊拉克和平解决冲突，尽快结束敌对行动，因为它们自己的利益和世界上其他各国的利益都受着威胁。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双方已在正在进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同意接受一个经协商一致通过的文本。该文本重申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宪章》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并且一定有助于使这一争端得到公正的持久解决。

今年春天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爆发的武装冲突由于战斗激烈、结果严重，涉及了区域联盟，因而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惊恐。是不是因为阿根廷同联合王国的谈判长期以来一直变化无常这场对抗就不可避免呢？既然联合国大会现在有意请双方恢复谈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吸取过去的教训，特别是不久前的教训。我们可能怀疑的问题之一是自决问题是否应该作为这次谈判的一个有关因素。

正如居住在以色列建立的移民点的犹太移民不能取得权利参加关于被占领的阿拉伯和巴勒斯坦领土自决问题的公民投票一样，福克兰群岛公司为了对该群岛进行殖民剥削而运来的人员同样也不能投票确定这一群岛的主权问题。

虽然朝鲜问题不在议程之上，但也是各成员国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认可朝鲜分开，接收两个朝鲜参加联合国，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办法难道能解决滥用联合国旗帜，把核武器引入朝鲜半岛而造成的问题吗？如果真有诚意促进解决危机的话，双方就必然进行直接谈判，而现在这种谈判更当其时，因为1972年7月4日的《联合声明》明确规定了谈判的基础。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即《声明》的原则同我们非常希望看到的高丽联邦的建立无论如何都是并行不悖的。

在亚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还有其他紧张局势的温床。这些温床使我们感到担忧，因为它们破坏了我们珍惜的原则，特别是自决的权利、对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尊重、各国人民不受任何干涉自由选择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权利和各国使用一切手段保卫革命成果的权利。我们不想再重复我们的立场，因为我们的立场

(马达加斯加)

是一贯的、众所周知的。我们要向这些区域的朋友和同志们保证，我们将象支持他们，就象我们支持紊乱、不公正和帝国主义统治的所有受害者那样。

在开始谈世界经济形式之前，我要相当简短地谈一谈裁军问题。在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二届特别会议上，我们试图保持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势头。虽然有些相当不利的因素，但我们感到当时时机已经成熟，应该进一步促进处理裁军问题的多边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双边谈判所具有的风险。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目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放弃《综合裁军方案》、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控制战略核武器或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尤其是关于消极安全保障。

我们仍然认为，双边和多边两种办法是相辅相成的，特别是对于设想限制常规武器的无核武器区和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应成为非军事区的和平区，如印度洋和平区，更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不结盟国家的各种提案受到阻碍未能通过，但达成一项印度洋条约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我们再次提请各大国减少

“……其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作为走向终于消除各大国的军事存在和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宣言》的第一步”。(A/37/333, 第170段)

这就是不结盟国家在今年六月于哈瓦那举行的协调局部长级会议上的一致立场。

现在我想提一下经济形势。首先我要指出局势在恶化，这是结构危机的一种表现，已成为当代最严重的政治问题之一，因为这是各国不稳定和不安全的根源，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已是负数，而发达国家的衰退不断严重，失业率已变得不可驾驭，危机普及四方；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并将存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国际经济气候在恶化，并且出现了不利于在团结基础上统一发展的倾向。

虽然整个国际社会都痛苦地感到了危机的后果，但危机的恶劣影响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要大得多。危机引起的反响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些需要加以强调。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逆差很大，主要的原因是贸易条件不平等和生产停滞。虽然它们有出

产国协会，但它们控制不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也控制不了资本货物价格的上涨，因此它们受到进口物价膨胀、出口物价下降的困难，这种困难又接着导致投资净额下降，迫使这些国家牺牲部分发展方案。

它们在私人资本市场的债务增加造成的国际支付逆差，加上高利率，使它们的外债空前增加，1981年底达五千四百亿美元左右。单单偿付这笔债务的利息一项就平均化去这些国家出口收入的25%，有时要化去40%之多。

此外，在多边合作方面，虽然出现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迹象，但官方发展援助在放慢。为联合国系统的方案和基金的筹资越来越不牢靠，同时，给多边财务机构的支助正在崩溃，大规模的资源转让仍未成为现实。

为了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我们只想再次提出属于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已讨论过多次的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当今世界上的相互依存经济关系仍不平衡，反映了发展方面的不平等，我们的目的不再可能是在没有分化的增长过程的基础上恢复世界经济；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完全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发展。

第二，世界贸易、发展筹资和国际金融制度方面的问题需要一致行动加以解决，如果不认识到一些国家的政策对世界经济的有害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害影响，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充分控制这些影响，可能是因为各决策中心相距太远；因此，我们认为第六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必须为成员国提供统盘处理发展问题的机会。

最后，还需要共同努力的第三个方面，适当考虑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恢复有利于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的经济环境。

这几项考虑证实了全球谈判的价值，我们盼望这些谈判能尽早开始。第三世界国家希望被看作平等的伙伴参加改革国际经济关系，因而为谈判提出了议程和程序，

(马达加斯加)

说明它们认为只有平等和公正才能确保重新调整各国关系，而长期以来根据对国际分工错误理解把国家分了类。

我在发言开始时就提到，集体责任心遭到腐蚀，这不仅因为每个国家都想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而且最坏的是，强迫别国接受它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首先恢复和加强为区域一级和政府间一级协商和决策服务的被正确地称之为联合国支柱的所有机构，但要注意避免立场更趋两极化，采取符合所有地区的安全利益的统筹办法。这样冲突就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甚至可以指望避免冲突。

不过，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日趋团结的世界将继续面临的各类问题永远相互依存的观点，重新审查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认为，现在制止对抗——无论是东西方对抗，还是南北方对抗，或是南方国家之间的对抗，对相互承认利益变成合作与共存的基石，还都为时不晚。简而言之，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在面临危机时，我们必须心胸开阔，采取积极态度，抵制分裂的诱惑，维护我们衷心拥护的共同原则，不让我们自己以实用主义和接受现实为借口求助于权宜之计。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我们关心的问题大体上也就是他关心的问题。鉴于联合国不仅是集体责任的象征，而且是实行和进一步发展集体责任的最适当的组织，所以，如果秘书长在报告中表示能继之以行动，特别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我们就只可能感到由衷的高兴。这将结束对联合国权威和职能的不断挑战。我们参加这场一般性辩论的原因之一，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接受这一挑战。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再次全心全意地表示决心在这方面、为了和平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主席（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我愿提醒他们，按照大会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以十分钟为限，并且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席位上发言。

阿德尔曼先生（美利坚合众国）（英语发言）：今天上午古巴外交部长的发言甚至同几周来几个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间大厅里的激烈发言相比，也够蛮横无理的。即使在古巴自称代表不结盟运动讲话的时候，任何负责的听众想必都会清楚古巴事实上是以共产主义运动委托人和辩护士的身分讲话的。因此，这篇发言是典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式的歪曲，是经过共产主义思想歪曲了的可以预想到的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当前世界局势的评论一览无遗，但却只字不提十万苏联大军残酷入侵和占领不结盟的阿富汗，只是极其浮光掠影地附带对二十多万越南军队入侵和占领一度是不结盟的柬埔寨加以辩护。一个自封为不结盟国家的发言人有此遗漏和歪曲，简直令人吃惊。

我对部长的这一段话印象特别深刻，他说：

“拉丁美洲经过近一世纪的帝国主义统治，极端贫穷的千百万人民的处境已到了不可能更糟糕的地步。”（A/37/PV. 23, 英文第52页）

经过二十年的极权主义统治，当今的古巴领导发现在那里受到最可怕统治的不到一千万人民的处境已到了不可能更糟糕的地步。我们认为没有比——正如部长本人今天上午所做的那样——引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更恰当了，他说，古巴问题四伏，“正在困难重重的海洋中航行”，而这些问题可能延续“二十年或者谁也不知多久”。

可以引用世界银行的统计，该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古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自一九六〇年以来，每年下降百分之〇点二，在获得巨大外援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种持续不断的下降，实在罕见。1959年，古巴在这个半球上的人均收入高达第三位，而它今天却侧身于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行列。革命之后二十年了，严格的配给制仍在继续，经济正在衰退，失业正在上升。这些全是事实——可悲可恼的事实——

(美利坚合众国)

尽管古巴作为一个依附国，每天从苏联获得八百万美元。

古巴部长关于军事方面的讲话也是再虚伪不过了。他完全知道，全世界也都很清楚，苏联一直以空前的方法抓紧为军备集结火上添油。而美国并没有突如其来地拼命去进行军备竞赛，事实上美国在军备方面根本就没有搞什么“竞赛”。

说这不成其为“竞赛”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开支过去十年来按实际数值计算，每年平均增加百分之四至五，而美国的军事开支以实值计算，自1968年以来已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

这不成其为“竞赛”，因为过去十年来苏联在战略进攻力量方面的总化费比美国多两倍，今天它在整个战略方面的化费也比美国多两倍。

这不成其为“竞赛”，因为过去十年来，苏联研制和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已达四代，远比美国的陆基导弹威力大得多，从而使美国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力量能否生存成了问题，而美国的力量今天基本上同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的情况一样。

这不成其为“竞赛”，因为苏联一直在部署其高度机动的SS-20中程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大约一周布署一个，而美国在欧洲的战区核力量——我们盟国的部分防御有赖于此——则多年来没有更新，过去两年来反而减少了一千个弹头。

这不成其为“竞赛”，因为过去十年采，苏联人用于军事研制、试验和建造方面的费用比美国多百分之五十。

最后，这不成其为“竞赛”因为苏联人用于一般用途力量——即常规力量的费用，较美国多百分之六十。

古巴自己才是在它那个地区拼命地进行真正的军备竞赛，古巴武装居民的比率高过拉丁美洲的其他任何国家。

古巴自1975年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军备集结。最近，它得到了多架

(美利坚合众国)

米格—23歼击机，攻击型直升飞机、一艘科尼级护卫舰和多艘F级潜艇。苏联输出军事装备的数童今天已达到196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些武器都是秘密运出，用于动摇萨尔瓦多民主选出的政府和在该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从事恐怖活动。

为减少国内的失业，三万五千多名古巴雇佣军仍然留在中非和非洲之角，对非洲人进行残酷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古巴第一次进入非洲进行军事冒险时完全不是应安哥拉政府的请求，因为古巴人初到时，根本还不存在安哥拉政府。当时安哥拉的三个解放政党在互打内战，古巴人介入支持其中一个政党。他们那时在1975年开始对非洲人作战和杀害非洲人，七年以后到1982年他们还在那里与非洲人作战和杀害非洲人。非洲的一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非洲解放运动的真正创始人、象牙海岸的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1977年对当时的真相有所了解，他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古巴人杀害了几千名安哥拉人，我们的这些非洲兄弟遭到残酷地杀害。这一短短期间内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十五年反抗葡萄牙殖民主义游击战争期间牺牲的人数。然而西方却极少注意到这一可怕的事实。”虽然迟了几年，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厅里还是注意到了这一可怕的事实。

古巴的人权纪录也是同样令人憎恶的：古巴国家和党的机构不能容忍任何政治上的反对党派或公开的不同意见；古巴甚至不允许红十字会或其他国际组织去探视它的一千名政治犯；十二万五千人通过马里埃尔大批乘船逃离古巴，五十万人已申请移民国外。

实际上，现在每个人想必都认识到，古巴是个极权的马列主义国家，公民们被剥夺了行使初步的基本政治权利。不存在言论自由，不允许政治上的反对党派，政府关押了一千名政治犯，其处境通常都很卑劣。在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名义下，人民在约二十年中一直被迫作出大量牺牲。然而，古巴的经济仍然停滞不前，要依赖苏

(美利坚合众国)

联的接济。发展仍然是个遥远的目标，显然深刻地存在着不满情绪。

我国政府很不高兴累牍地援引这些可憎可怖的事例。因为这个为非作歹的政权就在我们这个半球，而且主要是它使我们这个半球动荡不安，并以自己的榜样败坏我们这个半球。

更有甚者，卡斯特罗的古巴竟然摆出一副不结盟国家合法代言人的姿态。我国政府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正是如实地揭穿古巴这一弥天大谎使之大白于天下的时候。

阿丹先生（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外交部长昨天公然以少有的虚伪面貌来到大会的讲坛，厚颜无耻地否认他的可鄙政权无端入侵我国。他还接着对索马里政府以及阿拉伯姐妹国家的政府进行恶毒的攻击。显然，这一切都是妄图转移国际舆论的视线，让人们不去注意他的政权违反《联合国宪章》和《非洲统一组织宪章》的基本原则侵犯索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这种作法并不奇怪，因为埃塞俄比亚代表们的特点就是，每当他们的可憎领导的胡作非为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就象奥威尔的小说《1984年》中描写的那样撒谎，将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

我确信，即使我们之中最易上当的人也决不会哪怕一时相信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的虚伪陈词。埃塞俄比亚侵略我国是铁证如山。只须看看今天《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报道就可确证此事。索马里外交部长三天前在讲话中说，重型武器装备的埃塞俄比亚几个旅在空军的掩护和外国军队的支援下，于今年七月一日及其后几天侵入了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代表们都还记得，我还通过秘书长向联合国各会员国报告了这些事件的实情。埃塞俄比亚尽管一再否认，明显的事实是，埃塞俄比亚军队竟然在两处侵入了索马里领土，有一处深入三十二公里，夺取了加尔多戈布区公所所在地和巴拉巴勒村。

从被俘的和开小差的士兵身上查到了埃塞俄比亚的身分证、从缴获的武器装备上看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标记，许多都附有苏联的操作手册，日期竟近至1982

(索马里)

年，并且还缴获到俄文和阿姆哈拉文的文件，这一切都证明亚的斯亚贝巴政权撒谎成性、口是心非。

埃塞俄比亚想将国际舆论引入歧途的企图惨遭失败。仅上个月，在罗马召开的各国议会联盟大会即确认埃塞俄比亚进行了侵略。大会强烈谴责。

“埃塞俄比亚及其盟国针对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进行的军事入侵”。

大会进一步要求

“一切外国军队无条件撤出索马里共和国领土”。

同样，最近在摩洛哥非斯举行的阿拉伯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决议

“支持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满足保卫本国领土主权的需要，并将〔入侵的〕埃塞俄比亚军队赶出索马里领土”。

埃塞俄比亚的侵略也受到国际报界和大众传播机构的注意并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埃塞俄比亚部长昨天说：

“埃塞俄比亚既没有垂涎也从未对索马里任何部分的领土提出过要求。”

(A/37/PV. 22, 英文第 17 页)

请听听这些话！

但是事实却大不一样。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不满足于在争夺殖民非洲大陆期间的领土扩张——顺便说及，当时扩张的领土比现在大一倍多，只要将阿比西尼亚的老地图同帝国主义埃塞俄比亚现在的地图拿来一比较就很容易查明，在提交给 1945 年在巴黎召开的四国外交部长会议的备忘录中，无耻声称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拥有主权。我手上有这个备忘录的影印本，我愿向任何有兴趣的代表团提供一份。这个备忘录公然赤裸裸地冠以“埃塞俄比亚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的领土要

(索马里)

求”的标题。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的见解：

“在基督诞生前两千年到一千年间发生的自亚洲大陆，特别是阿拉伯半岛至现在称之为埃塞俄比亚帝国这一地区的一系列迁移，部分地通过厄立特里亚地区，这一事实不容丝毫置疑。”

我确信，代表们会注意到，我所引用的埃塞俄比亚备忘录把埃塞俄比亚说成是“帝国”。备忘录接着说：

“另一支移民经过曼德海峡来到现在称之为意属索马里兰的地区定居下来。这些迁移的结果就是建立了埃塞俄比亚帝国，许多世纪以来，这个帝国的版图包括现在叫做厄立特里亚和各个索马里兰的领土。”

当然，这种为埃塞俄比亚扩张主义政策设想的基础没有一条有历史的根据。这个不公正的备忘录甚至进而声称，埃塞俄比亚“最有资格”和“已充分准备好”来管理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

对我国来说非常幸运，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掠夺索马里的企图遭到了挫折。但是，可悲的是它在重新使欧加登殖民地化和不顾联合国的一切有关决议而非法兼并厄立特里亚方面得了逞，但是根据这些有关决议，那块不幸的领土及其人民原本是要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进行自治的。埃塞俄比亚在已故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统治下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提出的殖民主义领土要求是根据埃塞俄比亚帝国主义政策的最典型的一贯传统做法的，这一传统是由他的前任孟尼利克二世制订的。孟尼利克二世在他一八九一年给欧洲列强的通告中提出的对非洲领土的要求北至苏丹的喀土穆，南至维多利亚湖。

顺便再援引一句，备忘录第二页说：

“埃塞俄比亚为镇压（苏丹境内的）马赫迪叛乱提供了宝贵的援助”。这是埃塞俄比亚多年来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有趣的自我暴露，尽管它自吹一贯支持非洲解放斗争。非洲的兄弟姐妹们，请你们注意。

(索马里)

帝国主义和领土扩张仍然是现政权的政策。今天，门格斯图·海尔·马利亚姆只是在形式上抛弃了皇帝的称号，实际上与他的先行帝国建造人孟尼利克二世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因此，在整个埃塞俄比亚帝国受压制的各族人民公开起来反叛。今天的《纽约时报》对此也有所报道。

亚的斯亚贝巴军政府谈的是革命，并且不厌其烦地引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术语——部长的讲话就是一个典型范例——但是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基本现实一点未变：互相包庇、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暗杀同事、压迫各族臣民，殖民主义心理甚至对殖民者施加的贪污腐化影响等等依然存在。

正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在欧加登、厄立特里亚、奥罗米亚和提格雷不断实行殖民主义，才不仅导致非洲大陆历史上最大最悲惨的难民潮，而且导致阿比西尼亚殖民者腐败堕落。在被征服的埃塞俄比亚各省数不清的暴行仍然不断发生，其恐怖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最近在黎巴嫩发生的悲剧。因此，埃塞俄比亚部长所表示的对巴勒斯坦人民困境的关注，从他的政权对埃塞俄比亚帝国主义各族臣民进行有系统的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行为来看，根本毫无道义内容。如果一国政权的官方政策继续是进行这类暴行的话，它的代表也就没有权利谈论人权，特别是没有权利在我们这个献身于创立一个比较公正和人道世界的大会上谈论人权。

赛格纳冯斯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法语发言）：昨天，美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热心而确信地引用了一个越南叛徒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这个叛徒出于某种原因，竟然不惜玷污自己国家的荣誉。

当我们看到美国领导人如此认真地对待在任何街头巷尾都可以拾来的这类新闻时，他们进行表演的各种企图都以失败告终，也就不足为奇了。两年前营救在伊朗的人质企图是这样；一九七一年营救在越南山西的美国俘虏的企图是这样；去年美国特务公然违返国际法厚颜无耻地潜入老挝寻找自侵略印度支那三国的战争以来失踪的美国士兵遗骸也是这样——但他们取回的只是一些非美国人的遗骸。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美国代表同意他念的那篇文章中的多处诽谤中伤，指控我国是个被占领的国家。我国代表团真是不懂他的污蔑指控是什么意思。不错，老挝被占领过，但是被美国占领，一直占领到一九七五年。但是，我国人民当时普遍举行起义，迫使侵略者狼狈逃离我国。美国政府无疑仍然十分眷恋美国大使在万象象殖民地总督那样进行统治的岁月，它直到现在还无法嚙下这口气。美国代表无疑想使国际舆论忘却美国政府对我国犯下的罪行。但是，污蔑也好，捏造也好，美国永远也无法抹掉它的罪行，永远也逃避不了它的责任。因为在老挝失踪的约五百五十名——这是美国的数字——美国士兵的家属还在那里要求他们的政府做出交待。

我国代表团认为，美国的这种污蔑性指控无助于促进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谅解。

德雷萨先生（埃塞俄比亚）（英语发言）：我不打算同索马里代表进行无谓的争论，但是我不得不指出大会上他的发言和索马里代表团的其他发言中前后显然不一致的地方。

本星期二，当我国代表团行使权力对索马里外交部长的荒谬指控进行答辩时，正是这位代表指责我国代表团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带着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答辩词来开大会。今天，他自己带着一篇充满谩骂和惯常歪曲事实的冗长发言稿来到会上。然而，甚至没等他开口谩骂，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因此，我现在念另一篇——我借用他形容我上篇讲稿时的用语——“显然经过多时详细准备”的讲稿。如果说索马里代表团象一个破烂的唱片，老在那里单调地重复来重复去地讲个不停，那不能怪我。

本星期二和今天，索马里代表在讲话中攻击埃塞俄比亚革命前的领导人是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从而谴责他们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上次的讲话中，他为以八十四岁高龄自然死亡的前国王洒了几滴鳄鱼泪，如果能说明什么问题的话，不过是暴露出索马里代表的思想极端混乱，前后矛盾到了臭名昭著的地步。

(埃塞俄比亚)

他还称我国为“埃塞俄比亚帝国”(the Empire State of Ethiopia)。据我所说，唯一有此称呼的地方是纽约州(纽约州的别号为 Empire State 一译注)。因此，我希望这个国际都市的创建人和他们当前的继任者休·凯里州长和埃德·科奇市长原谅他掠他人之美，盗用了他们州专用的这一庄严名称。

索马里代表重复了他的外交部长的指控说什么埃塞俄比亚军队越过了索马里的事实上的边界。这当然纯属捏造。我国军队没有越过任何边界，也没有侵占任何领土。无论怎么说，这些都是奇怪的指控，因为索马里一直不承认国际边界。索马里由于满脑子都充斥了这种想法，才声称在非洲之角凡是有它的骆驼和牛群放牧吃草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它的领土——这对游牧生活方式倒是一种赞扬，但却使索马里的所有邻国，尤其是埃塞俄比亚，经常感到不安。

索马里代表刚才讲的和他的外交部长星期二讲的都不是什么新东西。大会再次亲眼看到了想重写历史的可悲企图，对此我们甚至不屑给以答复。这些都是老掉牙的对历史事实的歪曲，陈词滥调和捏造及毫无价值的花言巧语。

尽管作出了这些无耻歪曲和诽谤捏造，但真实的情况是，毗连当今索马里和摩加迪沙扩张主义政权今日想要吞并的埃塞俄比亚行政区域所属的土地，哪一块也不可能曾经属于过索马里。因为在联合国创建索马里以前非洲地图上从来没有过索马里这个国家。我要给索马里代表出个难题，看一看除去联合国一九五〇年代给索马里订下的边界之外，他还能不能划出和追索出索马里的历史版图和国际公认的边界。

对孟尼利克皇帝也进行了诋毁。真情是，当索马里部落酋长坐在刺槐树下，整天忙于将土地卖给当时的欧洲殖民主义者换取几公斤大米和几面镜子时，孟尼利克却已经在鼓舞埃塞俄比亚人民当争取独立和领土完整而进行斗争。任何人如果有兴趣要验证我所说的关于当时索马里部落酋长的事都可以去核对托管理事会的全部记录。因此，不论怎样窜改也无方贬低孟尼利克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抹不掉埃塞俄比亚人民在孟尼利克英明的领导下，在马萨瓦、多加利、塞纳非和阿多瓦战胜意大利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业迹。

(埃塞俄比亚)

索马里外交部长和他的大使为使索马里的扩张主义野心合法化，还歪曲引用了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关于自决的联合国宣言。

至少可以这样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强调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主权和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原则的宣言，不可能是模棱两可的。况且，由于埃塞俄比亚人民已经通过多方面和明显的历史过程行使了自决权，当然不能期待他们来听人，尤其是听一个压迫成性和腐败透顶的政权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索马里代表自封为崇高原则的拥护者充其量也是荒诞可笑的。正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让我强调一下，自决原则从来不适用于独立的主权国家或其中哪些部分。

如果索马里要身体力行一下它激昂慷慨的说教，那么，将一九二四年自肯尼亚拿走的朱巴兰德和基斯马尤港和其他这类领土归还它们的历史上的所用者，并且给伊萨克、迈杰滕、格德伯齐、哈伯拉维尔和索马里其他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或许会是一种有趣的实践。

至于外交部长提到的所谓埃塞俄比亚难民，我国代表团希望再次将这一事实记录在案，即埃塞俄比亚一贯拒绝这一荒谬的指称以及索马里提出的数字。这些所谓的难民都是索马里的穷苦公民，只是为了政治和筹集资金的目的才把他们集中到救济营去的，这有文件为证。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大批转用于商业和军事方面也是有案可查。我们只需提醒大会，外国送给所谓难民的食物供应正被那个政权在国内外公开出售。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提供的大米和面粉正一袋一袋地堆在摩加迪沙和其他城镇的商店和市场摊位上待售。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援助所谓的难民而提供的罐头黄油也在摩加迪沙市面上出售。

为避免误会起见，我必须强调，我们并不反对对该国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我们强烈反对的是，索马里企图利用埃塞俄比亚作为借口来为其指导无方、管理不善和摇摇欲坠的经济获得补助并将援助转用于军事目的。

(埃塞俄比亚)

一个一贯声称三年来收容了二百万以上所谓难民的政权现在却声称在营地地上接纳了七十万人，还有同样数目的人住在其他地方。这些是摩加迪沙当局经过与一些捐赠国和捐赠组织深入细致的谈判后向世界宣布的最新数字，这些捐赠国和组织凭良心说都不可能同意以索马里的夸大数字作为人道主义援助的基础。尽管埃塞俄比亚一再呼吁严格监察，但联合国有关机构至今没有采取任何改正措施。

除非立即采取措施控制摩加迪沙精于挪用人道主义援助的作法，否则埃塞俄比亚将不得不认为捐赠国政府和机构应对资助摩加迪沙政权进行的恐怖行为和侵略负责。

最后，索马里代表提到今天《纽约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他只是实用主义地促请大会各会员国去看看文章的标题。真实情况是，如果人们看看那篇文章的本文……。

主席（法语发言）：我必须打断埃塞俄比亚代表的发言，他已超过了规定的时间。

索马里代表要求第二次行使答辩权。我愿提醒他，根据我刚才提到的决定，他只能发言五分钟。

阿丹先生（索马里）（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在埃塞俄比亚代表超过限时你提出要他遵守规则。

埃塞俄比亚代表似乎对我把他的国家称为帝国过于敏感。但是这不是我发明的称呼。我这里有一份提交给一九四五年在巴黎召开的四国会议的备忘录，标题是“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一再提到埃塞俄比亚帝国。我再说一遍，这不是我发明的称呼。关于埃塞俄比亚代表对这个称呼敏感的问题就说到此。

关于难民，我实在不能同意所说的这些数字和食物的分配情况。国际社会很了解，索马里指派了一个叫做 Core（美国援外合作社）的私人公司负责难民营中食物的卸运和分配。因此，索马里没有插手国际社会捐赠的食物。

(索马里)

关于难民的数字，索马里曾同意由它的政府、捐赠国、志愿机构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按人头进行统计，提出正确的数字，而且确实也得到了正确的数字。但是埃塞俄比亚至今不承认这个委员会，因而也不让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系统来查明所谓流离失所的人和甚至返回者的数字。

埃塞俄比亚代表不承认索马里境内有难民。然而他们一直都在祈求联合国高级专员的帮助；他们在为返回者——为已回到埃塞俄比亚的难民——申请援助，因而将获得几百万美元。这些难民如果不是从索马里回去的那么是从哪里回去的呢？埃塞俄比亚代表关于难民情况的说明是荒谬可笑的，不值得给予详细答复，因为全世界对这些事实都是一清二楚。

埃塞俄比亚现政权的代表竟然有胆量在人权方面对任何国家政府提出指控，这只能令人感到惊异。埃塞俄比亚帝国——一个旧时代的遗迹——仍在坚持奉行殖民主义，阻挠各族臣民取得自决的合法权利。它吞并了厄立特里亚；非法侵占了西索马里(即欧加登)；入侵我国，现在又企图使我们整个地区动荡不宁。

人们的记忆犹新，门格斯图集团及其走狗发动了声名狼藉的红色恐怖运动，使整个国家都失去了人性，而且使好几万埃塞俄比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被残酷杀害的人是儿童和十几岁的青少年，他们在枪毙前往往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有时竟是当着他们父母的面。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向来收自己孩子尸体的父母收款，按照身体上中弹的数目来收费，中弹越多的，收费越高。还有的情况是不让适当地下葬，而是把尸体扔在万人坑内。

一九七九年三月伦敦《泰晤士报》有一个大标题是：“行刑队任意大规模屠杀，亚的斯亚贝巴街头抛满尸体”。全世界不会忘却对先皇帝的冷酷谋害——他不是“高龄”而亡；他是被谋害致死的，也不会忘却——共屠杀了五十九位著名人物，包括前首相阿克利卢·哈普特·沃尔德和恩达卡丘·马康南和其他人，其中有些人的亲属今天看来似乎准备忠实地为这些执暴者进行辩护。

(索马里)

当这一红色恐怖运动的过激行动转入偏僻各省后，笼罩着亚的斯亚贝巴的气氛被描述为“墓地上的和平”。

非洲事务问题权威科林·利格姆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十三日的《观察家》上撰文说：

“一切反对力量全被残暴地摧毁，处决是家常便饭而且是立即执行，没有人确知埃塞俄比亚监狱中塞满了多少政治犯，估计最起码有十万到十五万人。”

他继续说，在统治集团上层内部经常进行斯大林式的情况。伦敦《泰晤士报》直到上个月十六日还在质问关在埃塞俄比亚恐怖地牢中的政治犯究竟有多少人数。

现政权的领导人是处决了他的几个对手后才爬上国家首脑职位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作为一个军队里的军需品管理员……。

主席（法语发言）：对不起打断了索马里代表的发言，因为我必须提请他注意，他的时间已全部用完。为了公平起见，我不能让他继续讲下去。

我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由于这是他第二次行使答辩权发言，因此只允许他发言五分钟。

德雷萨先生（埃塞俄比亚）（英语发言）：索马里代表对我被要求遵守议事规则一事兴高彩烈，但他自己几乎向主席提出了挑战。

我愿来讲完我刚才没说完的话。

关于索马里代表提到的今天一期的《纽约时报》，我必须指出，索马里代表由于没有任何具体证据支持他的狂妄指控，因而顽固地抓着每一根稻草紧紧不放。这位记者在他的报道中没有一处声称他对局势作出了任何独立和结论性的估计——通篇只不过是索马里大使通过预先安排对他的讲述，和索马里的恩人出于无奈不得不加以确认的情况。请大家考虑一下时机的选择：文章出现在上午，而索马里代表准备下午行使对埃塞俄比亚的答辩权。通常这样做的有关方面人士做了他们的一份宣传工作。

(埃塞俄比亚)

至于索马里代表提到的各国议会联盟的偏听偏信，我倒要问索马里大使，联盟的设立是不是专门为了替索马里的指控进行辩护。当索马里于一九七七年开足整个战争机器向埃塞俄比亚进行厚颜无耻的侵略时，难道不是联盟在起作用吗？我遗憾地说，联盟完全不可靠；它存在着巨大的信任差距。

索马里代表不断地谈到决议。确实，有几个组织没有埃塞俄比亚代表参加，而索马里却参加了这几个组织内的地区性联盟，于是索马里代表便利用这一条件拟订了草案，央求各代表团支持它们的惯常谎言，并且试图把草案提高为这些组织的决议。因此，不应该指望埃塞俄比亚考虑这些骗人的鬼话，当然更谈不到指望它接受了。

摩加迪沙当局企图播响冷战的战鼓，使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为国际问题。同样，他们想利用冷战用语获得某些大国的同情和支持。但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马里历届政权在宣传显而易见的谎言方面都是最熟练的能手。现政权也不例外。就在最近，这个政权还自称是苏联的坚强盟友，谴责美国人是“讲话不实的帝国主义者”；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头号公敌”。我们都知道它今天又是怎么说的。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西亚德·巴雷元帅阁下自己常常自称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前人未曾作出的贡献，他成功地使伊斯兰教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今天，他们说的又是另外一套。欺骗某些人于一时是可能的，但是决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下午六时十五分散会。